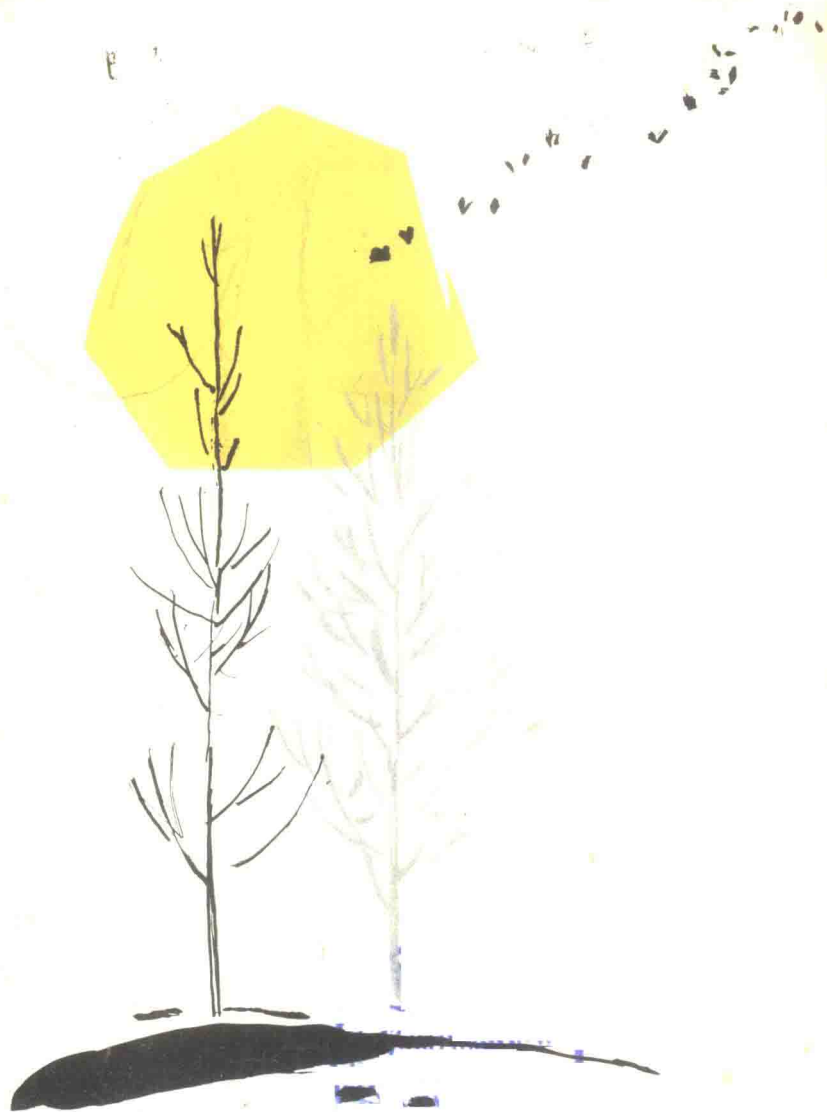




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



巴 乌 斯 托 夫 斯 基 选 集

王

潘安荣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巴乌斯托夫斯基是独具风格的作家，是苏联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这部选集包括他的三个中篇和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卡腊——布迦日海湾”和“柯尔希达”反映了苏联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改造大自然的功绩，“森林的故事”是歌颂俄罗斯的森林和战后恢复森林的人们的散文诗。作者在这三部中篇小说里，把诗意和统计数字结合了起来，把科学变成了诗篇。

作者的艺术技巧是很高的。他虽然是小说家，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抒情诗人。他的每一个短篇小说都散发着温柔的抒情气氛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作者善于在不为人注意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优美的品质，他笔下的自然景物都是生动有趣的。他的小说不仅使我们得到美学上的满足，同时也熏陶了我们的性格，使我们的性格更加崇高和纯洁。

本书封面上的画系采用俄罗斯画家施什金（1832—1898）的“树林边上的花”。

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共两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数 561,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4 $\frac{1}{4}$ 插页 4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6,000

书号 10019·479

定价 2.20 元

簡單談談我自己

从小我就希望，只要一个人所能見識所能體驗的，我都能見識見識、體驗體驗。这个希望当然沒有实现。而且相反，我觉得我一生見的事情并不多，而且岁月也过得太快。

不过，这只是在沒有开始回憶的时候，才使人有这样的感觉。回憶勾起了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待这些往事接連不断地浮現出来，你才明白，原来生活比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在略述自己的小傳之前，我想先談談自己的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在我成年的时候就產生了，后来一年比一年更加强烈起来。那就是希望我的心情在任何时候都尽量能够接近少年时代所特有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思想和感情。

我并不想返老还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还是想用自己青春的朝气来檢查現在每一天的生活。

青春，對我來說，就是我现在思想行动的鑒定者。

常言說，隨着年齡的增長，經驗也就丰富起来了。經驗显然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它能不让你經年累月所積累下的宝贵的东西黯然失色而至于消失得無影無踪。

我于一八九二年生于莫斯科石榴巷一个鉄道統計員的家里。

石榴巷至今依旧被那些我童年时代就記得的百年老菩提树，用句老話說，遮得綠蔭遍地。

我父亲，尽管職業要求他对一切要头脑清醒，他却是一个徹头徹尾的幻想家。他受不了任何劳累和操心的事。因此，他在親友中是个出了名的輕浮而懦弱的人，是个空想家，用我祖母的話來說，是个“沒有資格結婚生孩子”的人。

显然，父亲有了这种性格是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居的。离开莫斯科以后，他先后在普斯可夫、維尔那^①工作，后来在基輔西南鉄路上待的时间还算比較長。

我父親的先輩是查波罗日哥薩克^②，瑟契^③被打敗后，这些哥薩克就迁到罗斯河畔白采尔柯夫附近。

我祖父母以前就住在那兒。祖父在尼古拉一世的时候当过兵，祖母是土耳其人。祖父是个藍眼睛的温和的老头。他总是用嘶啞的男高音唱着古老的抒情的曲子和哥薩克小調，講一些“以往生活里有过的”、难以令人置信、但有时却异常动听的故事給我們听。

我母親是一个制糖厂職員的女兒，很專断、冷峻。她一生“固執己見”，特別是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

母親是故意装出严厉的样子来的。她深信只有对孩子們严厉，才能把他們培养成“有出息的”人。

我家里人口很多，生活丰富多采，大家都喜欢搞搞艺术。家里常常唱歌、彈琴，都醉心于戏剧。至今去剧院对我來說还象过节一样。

① 立陶宛首都旧名。——譯者註。

② 中世紀居住在德聶泊尔河淺灘以南地方的哥薩克人。——譯者註。

③ 中世紀烏克蘭哥薩克組織。——譯者註。

我曾在基輔古典中學上學。畢業時很順利，因為擔任所謂“人文學”課程——俄羅斯文學、歷史、心理學——的教師都很好。其餘的教員幾乎不是官僚就是瘋子。“納烏霍多諾塞”^①、“希朋卡”^②、“打油的”、“彼切涅克”^③，甚至他們這些綽號就能說明這一點。不過我們懂得，而且喜歡文學，化在看書上的時間當然也就比預備功課的時間多。

有幾位和我一起學習過的青年，後來都成了藝術界的知名人物。米哈依爾·布尔加科夫（“土爾平一家的日子”一劇作者）、戲劇家波利斯·羅曼肖夫、導演別爾生涅夫、作曲家利亞多夫斯基、演員庫沙和歌唱家維爾金斯基都在這裡學習過。

基輔的春天，烏克蘭明媚柔和的春天，是尽情遐想、悠然神往、徹夜不眠的美妙時刻。含着露水的紫丁香叢、基輔花園嫩綠色的樹木花草、白楊樹和蠟燭似的玫瑰色的老栗樹的芬芳，這一切都蘊藏着青春的气息。

這樣的春天，不跟中學里留着大辮子的姑娘談戀愛，不寫詩是不可能的。我也尽情地作詩了，每天寫兩三首。

這些詩都很華麗，但是當然不是好詩。不過這些詩培養我熱愛俄羅斯語言，熱愛俄羅斯語言的韻律。

當時國內的政治生活，我們也多少知道一些。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罷工、大學生的學潮、遊行示威、基輔工兵營的起義、“波將金”艦事件、海軍上尉什米特事件、斯托雷平在基輔歌劇院的被刺，這一切我們都親眼看到了。

① 納烏霍多諾塞是古巴比倫皇帝。——譯者註。

② 高爾基劇本中的一個丑角。——譯者註。

③ 古土耳其遊牧民族，九——十一世紀自中亞細亞遷至黑海沿岸草原地帶，經常侵擾俄羅斯。——譯者註。

我們的家庭当时算是进步的、傾向自由的，經常談到人民，不过多半指的是农民。很少談到工人和無产階級。当时“無产階級”这几个字总使我想起一些烟霧冲天的大工厂：普梯洛夫工厂①、奥布霍夫工厂、伊若尔斯基工厂。好象全俄罗斯工人階級都集中在彼得堡、都集中在这几个大工厂里似的。

我上到六年級的时候，我們一家就分开了。从此以后我就得自己掙錢过活、交學費。我靠給人補習功課勉強度日。

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說，刊在基輔文学杂志“火光”上。根据我的記憶，那是一九一一年。

从那时起，决心成为作家的愿望牢牢的控制了我，我开始將自己的一生服从于这个唯一的目标。

一九一二年中学畢業以后，我在基輔大学待了两年，冬天和夏天給人补課，說得明确些，当家庭教师。

这以前我已經跑过相当多的地方了，因为我父亲有铁路上的免票。我到过波蘭的华沙、維尔那、別洛斯托克，到过克里米亞半島、高加索、布良斯克省的大森林、熬德薩、波列謝和莫斯科。父親去世以后，母親搬到莫斯科和我哥哥住在一起，他是善尼亞夫斯基大学的学生。我一个人留在基輔。

一九一四年我轉到莫斯科大学，随着也就迁到莫斯科去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我是家里頂小的兒子，按当时兵役法規定，沒有被抽調入伍。

战争进行着，大学里無聊的講課是听不下去了。我躺在莫斯科冷清清的住所里，非常苦惱，我感到生活在我旁边，离我很近，可是我了解的却太少，我一心想出去，到生活里去。

① 現名基洛夫工厂。——譯者註。

当时我热中于莫斯科的小酒馆。花五戈比就可以在那儿泡“两壶茶”，在嘈杂的人声中、啪嚓啪嚓的杯盘声中、呜拉呜拉的“机器”——大风琴^①声中混上一天。不知为什么小酒馆的“机器”不是奏“莫斯科的大火噼里啪啦烧呵”，就是奏“呵，为何今夜如此美妙”，老是一个调调儿。

小酒馆汇集了形形色色的人。在那里我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呵！脾气古怪的马车夫、莫斯科近郊的农民、普列斯和西蒙诺夫工人区的工人、托尔斯泰主义者、卖牛奶的女人、茨冈人、女裁缝、手艺人、大学生、妓女、留着大胡子的“后备兵”。没有哪种方言土语是我没有听过的，我贪婪的记下每个一针见血的字眼。

当时我有一个决定已经成熟了，那就是暂时放弃创作乌烟瘴气的短篇小说，“到生活里去”，以便“熟悉生活，体验生活，了解生活。”我深知，没有生活经验，写作这条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我抓住头一个机会摆脱了家庭的贫困生活，在莫斯科电车上当了司机。不过司机没当多久，就因为我撞坏了当时著名的布朗多夫牛奶厂的牛奶车，而被降级成售票员。

一九一四年秋末在莫斯科组织了几列后方救护列车。我辞去电车上的工作，到其中一列列车上当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从莫斯科分送到大后方的各个城市去。这时我第一次知道了，并且整个心灵永远地爱上了俄罗斯中部地区的低地，那里有当时我觉得凄冷、但却可爱的天空，有村镇上乳白色的炊烟、迟缓的钟声、暴风雪、雪橇吱吱的响声，有小树林和雅罗斯拉夫里、尼日尼诺夫戈罗德、阿尔查马斯、唐波夫、辛比尔斯克、萨马拉这些肮脏的城市。

① 俄国旧式乐器，状如风琴，不过是上弦自动演奏的。——译者注。

車上的担架兵都是大学生，护士們是訓練班出来的女学生。我們相处很和睦，作了許多工作。

在救护列車上工作的时期，我从伤员們口里听来許多有趣的故事和不同內容的談話。只要把这些故事簡單記錄下来就是好几部書。可是我沒有時間記。因此当我讀到費多尔琴柯的杰作“戰爭中的人們”这部士兵們談話的真实記錄的时候，不免有些羨慕。

這本書在俄国曾轰动一时。这部作品之所以有力，不仅在于內容的真实，而且在于从它那里（即从兵士們的談話里）已經可以听到即将来临的革命風暴所发出的远远的，但却清晰的雷鳴。

一九一五年我們大学生担架队从后方列車上調到战地去了。我們把伤员从离火綫很近的波蘭、加里齐亚运到戈麦尔和基輔。

一九一五年秋，我从救护列車上轉到战地救护队里，随着救护隊長途跋涉，从波蘭的盧布林一直撤退到白俄羅斯的涅斯維日城。

在救护队里，从一塊偶然撿到的、油污的報紙上得知，我的两个哥哥於同一天，在不同的火綫上牺牲了。除了我那个害着病的、半瞎的姐姐之外，母親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唯一的孩子了。

我回到母亲那里，可是我在莫斯科待不住，于是又开始流浪的生涯。我到了叶卡捷林諾斯拉夫，在布良斯克冶金工厂工作，后来又轉到尤左夫卡的諾沃罗西斯克工厂，从那里又到塔干罗格鍋炉制造厂。

秋天离开鍋炉制造厂，到亞速海漁業合作社。

在塔干罗格^①我开始抽時間写第一部中篇小說“幻想家”。写了很久，写了好多年。這本書一直到后来三十年代才在莫斯科出版。

① 亞速海海港。——譯者註。

二月革命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当时土尔斯克省一个名叫叶弗列莫夫的偏僻的小城里。

我立即赶回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各十字路口，已经日以继夜的召开着群众大会，在普希金和斯科别列夫将军纪念碑前开得最多。

我开始担任报纸的采访记者，废寝忘食，整天跑群众大会。这时我结识了两位作家：一位是契诃夫的朋友、上了年纪的吉拉罗夫斯基——“吉拉伯伯”；另一位是伏尔加河畔新作家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雅柯夫列夫。

我整个陷在报纸编辑部忙乱的生活里，记者生活虽然杂乱、不安定，但我却觉得这是作家最好的环境。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迁到莫斯科，我常常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首都大饭店”的“喷泉大厅”召开），听过好几次列宁的演说，亲眼看到莫斯科在那空前的、朝气蓬勃的暴风雨时代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接着我又在南方各地奔走，重新到基辅，参加了红军哨兵团，和节良内依、斯特鲁克、“红桃天使”、“塔拉辛好汉”这些死不悔悟的哥萨克兵团头子们^①进行斗争。

基辅当时经常受包围。四周炮声几乎不断，居民根本弄不清是谁想攻占这座城市：是彼得留拉军、斯特鲁克军，还是邓尼金军？

离开基辅我就到敖德萨，开始在当地“海员报”工作。这份报纸是当时全苏最特别的一份报纸。它是印在五颜六色的包茶叶的纸背后的。登载了许多以海洋为题材的作品——从法国诗人的诗，

① 原文 атаман 是哥萨克军官的一种职位，是一种带着封建性质的职位，每个 атаман 有一定的地盘，管理一定区域，有些是世袭的。——译者注。

水兵特利斯坦·柯尔布約的詩一直到卡达耶夫早期的短篇小說。

当时处在封鎖状态。海上一片空寂，但却象往常一样优美。編輯部大約有七十位工作人員，可是沒有誰領过一戈比稿費。有时領到下等蚌壳制的釦子、藍顏料，有时領到一包古班黑菸草。是飢餓的年代，但却十分愉快。

在基輔我第一次和一群青年作家相处。当时在“海員報”工作的有卡达耶夫、伊里夫、巴格利茨基、宪格里、列夫·斯拉文、巴里里、安德烈·索波里、謝苗·基尔山諾夫，甚至还有上了年紀的作家尤希凱維奇——我們把这位老作家当古董看待。

在熬德薩，我住在兰热薩一所清潔員住的破爛不堪的房子里。房子就在海边。我写了很多东西，不过沒有出版，說得确切些，是沒有讓它們出版，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善于掌握各种素材和体裁。我当时認為这种才能是作家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帜。

不久，“漫游之神”又支配了我。我离开熬德薩，到了苏胡米——当时还是一座十分偏僻的小城；后来又回到巴統，那里气候温和，但經常下暴雨；又到梯比利斯；到埃立溫、巴庫、朱尔法，最后回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担任过几年罗斯塔通訊社^①的編輯，时常发表文章。

我的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說集“相逢的船只”。

一九三二年春天，我打算写一部描写征服沙漠的書。我遍游里海沿岸，回来之后，創作了中篇小說“卡臘——布迦日海灣”。这部小說不是在莫斯科写成的，是在烏拉尔北部的別列茲尼基写成的。当时罗斯塔通訊社派我到那里當記者。

“卡臘——布迦日海灣”出版之后，我辞去了职务，从此以后写

^① 塔斯社前身。——譯者註。

作成了我專心致力的唯一工作。這項工作雖然有時是痛苦的，但經常却是理想的、可愛的。

大概就在那個時候，我在莫斯科近郊“發現”了一塊沒有人知道的禁區——梅肖爾。

這塊地方是我從隔壁食品店給我包茶葉的一張小地圖上偶然發現的。

圖上有茂密的森林、湖泊、彎彎曲曲的林間小溪、荒涼的道路、甚至还有客店——我從小就被這一切吸引住了。

我當年就到梅肖爾去了。從那以後，這地方就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正是在這兒，我真正懂得了，怎樣才是愛自己的土地，愛每條杂草叢生的羊腸小道、每棵老白柳、每個映着一彎新月的澄清的池塘，愛靜穆森林中的每一聲鳥鳴。再沒有比這個地方更充實了我的。在這裡我破天荒第一次体会到，俄羅斯語言的形象性與魅力（按照屠格涅夫的說法），和大自然，和潺潺的泉水聲、鶴群的鳴叫、和落日的金輝、草原上遠處傳來的姑娘們的歌聲、遠處篝火裊裊的青煙，和這一切有着不可捉摸的聯繫。

梅肖爾漸漸成了一些作家喜愛去的地方。富拉耶爾曼曾經在那里住過；蓋達爾、羅斯金、安德烈·普拉托夫也經常到那里去。

在梅肖爾，我和蓋達爾成了朋友。他確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平時也象作品里那樣不平凡、那樣親切。

我有許多短篇小說，如“夏天”，和一個較短的中篇小說“梅肖爾地方”的寫成，都應該歸功於梅肖爾這個地方。

幾乎我的每一本書都意味着一次旅行。換句話，說得更确切些，每次旅行之後，總寫成一本書。

去過坡提之後，我寫了“柯爾希達”；到黑海沿岸熟悉過情況之後，寫了“黑海”；在卡累利阿和彼得羅查沃德斯克住過一個時期之

后，写了“查理·倫瑟維的命运”和“湖濱防綫”。

在“北方的故事”和其他一些作品里，我多少表达了自己对列宁格勒的热爱。

我繼續旅行，甚至出去的时候比以往更多。在我进行創作的年代里，我到过科拉半島，走遍了高加索、烏克蘭和伏尔加河、卡馬河、頓河、德聶泊尔河、奥卡河、捷斯納河等流域，以及拉多加湖、奥涅加湖等湖泊区；到过中亞細亞、阿尔泰、西伯利亞；到过祖国秀丽的西北——普斯柯夫、諾夫戈罗德、維帖布斯克、普希金住过的米海洛夫斯科耶、爱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罗斯。偉大衛國战争期間，我在南綫当战地記者，也跑过許多地方。

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和創作方法。至于我，为了工作有成果，我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到全国各地旅行，另一件事是思想集中。

我一生写过的东西好象很多，可是我总觉得，已經写成的，只不过是开始，真正的創作还在后面。按我的年齡來說，这的确是一种很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我总感到生活的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也就很明显地說明了我为什么对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长篇小說、童話、傳記小說、地方志随笔、剧本、論文、电影剧本——对各种各样的主题和体裁都同样爱好。

我的自傳体小說和別的作品有些不同。小說第一部“遙远的年代”于一九四七年出版。第二部“動蕩的青年时代”預定一九五五年出版。我还要写两本書，才能写到我們这个时代。

以上非常簡略的談了一下我的一生。在我剛提到的自傳小說里，將要作比較全面的介紹。

我們經常出自內心地 toward 普希金討教。因为他把生活中最珍貴

的东西都写进自己的燦爛的詩篇里了。在結束这篇小傳的时候，我想提醒自己，并提醒別的作家注意普希金的一个偉大的創作原則，遵循这一原則，就是要作家和人民永远心連心。这个原則很簡單。普希金写道：

你要隨着自由的心灵的引导，
沿着自由之路前进，
結成那可爱的思想的果实，
不要为你高貴的功績取任何褒賞。①

1955年2月8日里加海濱。

茹 玲譯

① 摘自普希金詩“致詩人”。譯詩係引戈宝权同志譯文。——譯者註。

目 次

簡單談談我自己.....	1
卡臘—布迹日海灣.....	1
柯尔希达.....	136
森林的故事.....	273

卡臘—布迦日海灣

什列布佐夫中尉的錯誤

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像里海海濱一帶这样無边無际的荒涼。

旅行家Г·卡列林

我要赶快告訴你：我已經依从了你的要求，把我們航行期間在卡臘—布迦日海灣射落的那兩只稀有的鳥雀帶給你了。我們船上的舵手親自把這兩只鳥兒剝制，此刻都放在我的船艙里。它們都是埃及的鳥兒，名字叫做“紅鸛”，身上有極美麗的粉紅色羽毛。它們出現在里海的東岸是我大惑不解的，因為到今天為止，人們只知道非洲才是它們唯一的窠。關於射落這兩只鳥兒的周圍情況是很特殊的，這就值得細細的一述啦。

你知道，今年，一八四七年的春天我奉到命令，叫我对里海沿岸作一番徹底的勘查和記載，為此把裝設了英國造的發動機的“伏尔加号”砲艦交給我自由使用。

我們从巴庫駛往阿斯特拉罕，又从那兒駛往古里耶夫，从这里我們向南進發，經過了沒有被人勘查過的荒涼海岸。我不再描寫這些事情來給你不必要的煩擾了。

我只提到出現在曼几什拉克半島沿岸的那種动人的風景。

在那兒，亞細亞洲從外烏拉爾沙漠中崛起，成為一片黑色的高原。它像一座堅固的牆壁似的向東伸去。在東方升起了一座蟹樓，除了太陽、塵沙和泥土以外，把一切東西都吞蝕了。高原是不能到達的。依照遊牧民族的傳說，只可以從一個地方爬上去——就是沿着一條河的干枯的河床。高原把一道暗褐色的險峻懸崖伸入海里。在我長年的巡遊期間，似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道海岸這樣的險惡，這樣使航海者感到害怕。

到金得里海灣去的一路上，我們都是冒着帶有灰塵的狂風和沙漠中的硫磺氣味駛過的，相傳那兒有硫磺山。這種狂烈的南風阻礙人們的呼吸，我相信它對一切的生物都是有害的。

我嘴裏親自嘗過一種令人作嘔的甜味，水手們拚命嘔吐，使水手頭目們感到真正的失望了：整個甲板上盡是唾液，弄得不能一天用拖簾擦洗三次。我應該說明，這是因為老水手們的迷信，認為如果把唾液吐入海里，就會觸怒海洋，會使海洋把船猛烈地震盪起來。水手們在許多事情上還是遵從哥倫布時代的傳統，不容易受我們這個開明世紀影響的支配。

在金得里海灣，兩個月來我們第一次飽覽茂盛的青草，這在多鹽的地帶是一個奇蹟。在金得里海灣停留了一個短時期以後，我們冒着強烈的北風向卡臘—布迦日海灣駛去。這風也同樣有一些特性。它帶來了寒冷而晴朗的天氣，使人全身生出空虛的感覺，像是失去了血和骨頭一般。這種輕快之感是叫人一點也不愉快的；相反，它使人頭暈耳鳴，感到非常痛苦。

在金得里海灣時，我們從一些古井里汲出了味道淡些的井水。可是到了薄暮，水都帶有咸味了。我細細思索了這一個現象，並且靠我助手的幫助做了几次實驗。我們發現把水放在一個桶里，把桶全部或者部分不蓋上，水就會變咸。從這件事上，我斷定在這些地域的空氣里充滿了一種非常稀薄的鹽屑，沉淀在蓋得不嚴密的或者沒有蓋的桶里。於是我根據這同樣的現象，說明天空帶有霧